中華郵政認爲新聞紙類　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星期三）

成都新聞

第伍叁柒號

社址　東御街壹伍肆號　每份售價貳百文　每日出版一小張　參業印刷社代印

訂報價目　每月二角五　半年一元三角五　全年八折　外縣加郵費一成

感謝良醫

逕啓者鄙人於本歲八月忽患喉症喉頭紅腫兼起白點日形愈烈水漿難下□□醫於存仁醫院約一週未見稍減後改服張君藥僅服一劑病勢頓減再服一劑而白點全無矣張君誠大國手也現寓文廟後街五十五號確爲病者之福音特此誌謝　感謝人郭約齋

智育影院　十二十四起演　施公案

大光明　十月廿一日起演　啼笑因緣

滑稽時事 **新詞戲本**

本報小舞台所演新戲唱詞共選十九回合訂一冊現已出書原價四角特廉價兩星期減價三角外埠郵票代價外加寄費 劇目列左 戲朝陽 馬張絡會 失熱河 三遊王聞 報 新湯 遇 學 良 寓樓 議 鋒 胡蝶跳舞 和日 本一托國出仕學 良逃闖 生存上路 花先賬 文藝街 秀賊 捐款 劉 郵南軍大戰[illegible]河 成都[illegible]新[illegible]經售

蜀光汽車駕駛修理專修社招生

社址提督中街卅四號備有簡章函索郎寄再者凡在各代設處報名者希速來取志願書等爲荷

笑俗先生鑒：昨閱成都新聞所登載之姨太太外史廣告不甚看得明白今特另擬一實塔式廣告送上請斟酌可否另登　德齋年十三歲

笑
異妙。買來讀
便有味道。又不
多費鈔。笑得□
腸吊。滑稽確不
太實。甚麼東西聽
我莫報。才是姨太
太外史廣告。售書
處東御街門伍肆號

這個廣告是一位小朋友德齋君給我的，在轉來函一併登載，並祝德齋君讀書努力。笑俗謹謝

除舊佈新

亞光文化社賃閱書報雜誌小說一回取報部亦不另取賃費一月五角以四十元是數書價爲額社址春熙路財政廳對門

婆婆經

治家寶書

王婆婆口述　男洪順筆記

▲汪三與吃鴉片煙，婆婆曰，吃煙瘦哉，吃煙瘦哉，汪三與其死矣乎，

▲婆婆在智育看有聲外國電影，三點鐘不知入位，

▲小摩登問爲婦之道，婆婆曰，一哭，二餓，三睡，四吃洋煙，五上吊，（未完）

瑞士國最近發現 萬年前的麵包

▲係夫婦二人在石洞生活

▲靠太陽光和熱製成

在瑞士的湖畔，發見了七千年前的麵包，這麵包已變爲炭化，大的有四十磅重，小的約八磅，經過考古學者的研究，是在一萬年以前的東西，就是當時在喜馬拉耶山的大靈峯，有一對夫妻，在石洞中生活，靠太陽光和熱，製成的麵包，根據這傳說，研究麵包的歷史確有一萬年，

小報大事記

▲廣州廿二日電胡漢民在港談與王寵惠會晤經過，路謂王來會純以私人資格，并未商討任何問題云

▲上海廿二日電日使有吉定下週北上赴平視察使館事務云

賽金花訪問記（一）

（續）

賽答：余與社會隔絕已久，到現在算起來，足足有十三個年頭了，材料反正是這些，也無所謂珍貴，只要先生問起來，我沒有不儘量回答的，他一手拿着香烟管插起香煙，由那一個着舊破褐色拷布衣服的女人點着火，吸了一口煙，這樣說，並且還給我一個名片，上刊魏趙靈飛四字，其他一旁刊彩雲適魏金谿六小字，

問「魏太太可是蘇州人？」我聽他講的是蘇州話。

答「我原是徽州休寧，父親因避太平天國之難，逃到蘇州，我在蘇州生長，」（未完）

博士信箱

王洪順

（問）博士既云佛門弟子不肯殺生，則僧單當然無用，未何玉獅帶中壽山福海，又如是凶橫而好殺？

（答）本博士已電問編者魯笑俗，問他何故擅造謠言矣。

（問）（原函過長故不錄）遇人不淑

（答）函悉，尊夫命郎既所見如是，除痛勸苦諫，冀其改悔外，實無別法以掣止，「盡力扶助人羣，以爲自己樂境」先生可嚮廣大羣衆中，尋找人生。

（問）蘋英小姐，爲何願去扮煙灰公主？（閱）

（答）阿妹蘋英，原是熱迷。

（問）九月二十九日□□□報有一條新聞標題，「黃慕松展期離藏返國，」使我不知西藏現在究屬何國？請問貴博士在現在所謂最新的地圖上查一查告訴我！（何范）

（答）據念佛老太婆說：「西藏就是佛國」。中國人從別國回到中國，應稱返國，一點不錯。

小舞台

城隍爺娶姨太太　第一幕　上省

（丑扮城隍雜扮鷄足神內白）走呀（上場丑唱）秋風起艷陽天（一幫腔）花紅一遍（丑接唱）抬頭來又只見銀圓滿天。嘆本王可算得英雄好漢。出娘懷便能夠摸牌吃煙。打香棍搶頭名誰不稱美。十四歲王就會學偷小錢。那時節革命起天下大亂。有爲王趁渾水也鬧一番。大總統他委王去做知縣。綿陽城路迢迢遠在西川。王愛的西蜀地紅苕稀飯。王愛的龍泉驛漂土大煙。王愛的造幣廠銀元無算。王愛的兵工廠手提機關。上任來王可算一塵不染。只將那地皮子刮了半邊。初一十五王斷案。不問道理只問錢。有錢的王將他十分稱美。無錢的王請他去坐四間。只說是王壽高祿正遠。又誰知地藏王邀去陰間。只因是宮蘿蔔要修公館。買石灰還爭欠五萬銀元。他言道我若能大行方便。保爲王當城隍快樂無邊。籤條約王才得二次登殿。城隍廟塑就了王的五官。大案子交與那判官執管。小案子交與了王家有賢。悶來時提雀子公園內轉。閒無事撥風琴月亮彎彎。鷄足神他做了王的馬弁。二五鬼他做了王的跟班。打麻將燒洋煙事事不管。那日裡忽然間心不奈煩。未完

社會小說　姨太太外史續集　（202）

第一回　鶯叱燕惱箋作蝴蝶舞　雁悴鴻憔弦斷漁家樂

葉小姐。這是送給金英小姐的。一個商店夥計送來。這裡有一張名片。葉倩儂道。名片拿來。我看看是誰。那聽差因她是學生會代理主席。不敢不依從。將一張名片送上。葉倩儂看那上邊的名字。正是王伯年。就笑了道。這位先生眞是有心人。聽了金小姐有病。趕緊送來禮物。這病室是養病的地方。你們聽差不得隨便出入。金小姐的房間。校醫也不容別人進去。這些禮物交我。明早我去看她。順便交她便了。那聽差祇得遵命。把手裡的物件。交給葉倩儂點收。葉倩儂轉手交老媽帶到自己宿舍存放。她那裡是要轉交金英。到了夜晚。約請胡惠沈秀貞等V。在自己宿舍內。開了一次小小聚餐會。便把這幾個罐頭處分得乾凈。那幾束玫瑰花。也成了她花瓶內的裝飾品。金英看都未看見。更說不到享受了。熬了星期日下午。音樂會的期間已屆。所有音樂科同學。經過一星期的練習。劉小玉的曲譜。已都練得爛熟。換上新衣服。打扮得妖妖嬈嬈。摩拳擦掌。要在音樂會爭個短長。祇有那金英。照常息影病室。謝絕一切賓朋。她將養了也有五六天。精神雖未完全恢復。畢竟是年當少壯。已可下床自由行動。校醫並且勸她不要悶守病室。早起日中。也允許她出外曬曬日光。透透新空氣。那王伯年陳達夫。屢屢前來探聽金英的狀況。想見她談談過去。都由葉倩儂出面代見。藉詞校醫不允。婉言謝却。王伯年因爲一肚皮言語。不得說給心愛的金英聽。他分外發急。每天茶飯懶進。生趣毫無。幸是陳達夫早晚相勸。說道。金小姐是一個最愛慕虛榮的女子。她身體雖然尙未完全恢復健康。星期日的音樂會有她主奏極精彩的節目。她不能不扶病扎掙出席的。我們現在見她不着。到那天晚上。會場裏總能見她。有甚麼不能說。你無須着急。王伯年聽她說了。自己也無如之何。以爲若想見着金英。除此以外。也就別無他法。祇好耐心等待幾天。故此一到星期日。他們兩人不約而同。各換一身新西裝。不等日落。便由錦江飯店出發。陳達夫心裏惦念着何君馥。爲表現自己尊重藝術家。格外捧場。先到春熙路鮮花店。備下兩隻鮮花籃。以作贈品。花籃上的綢條。一條寫。何君馥小姐清賞。一條寫。陳達夫敬贈。王伯年見陳達夫向何君馥討好。自己也不能向金英有所表示。也照樣備了兩隻鮮花籃。綢條上自然也寫。金英小姐清賞。王伯年敬贈的字樣。

▲怪病

◎頭部突然隆起　◎醫界亦稱僅見

天津快訊，本市河北修業里，仵戶馬姓，生有一子，現年八歲，身體素無疾病。不料於本年春間，頭頂突然隆起，呈尖銳狀，扁如雞冠，撫之不疼，兩□同時向外突出，視覺僅能辨別光影。歷經中外醫生醫治，尙未告痊，刻該宅請本市名醫潘駿千大夫診治，詢之醫界名手，亦稱該症殊屬僅見。茲特表而出之，以供一般醫學家之研討。

大食表演

連吃香蕉三斤　得意洋洋而死

廣州訊，芳村樂芳園麟慶社直街六十三號居民陳二，混名大食二，念九日晚飯後，在門外乘涼閒，其同居趙文，以陳負有大食名，乃與陳賭賽食香蕉，如陳於三十分鐘內噉香蕉三斤，則贏銀二元，遂時則負銀一元，訂明後，并請鄰人作證，由趙出資四角，在街口購有香蕉三斤返，陳果如言噉食迨盡，得銀二元，得意洋洋，距至是晚十二時許，陳忽爾嘔吐大作，腹痛欲裂，呻吟床蓆，其家人覩狀，即延醫返家調治，亦無效果，延至三時許，入堂斃命，但聞陳死後舌亦伸出，情狀極慘，

成都長發和號 專售書籍 價格外廉

小舞台 本埠演唱 每位票價一百文 全日包廂三角

地點又適宜，會人又方便，既可以消遣，又高涼爽風，燈明手拈戳，把斗徐徐吸，天上非人間，二樓南土煙，色香味皆濃，每杯三角

招登廣告 本館 每月每方三元

大白淋濁 康 華佗大藥房出品不拘新起久患一服此藥馬上止痛止濁三次痊癒病重七日永不復發 大瓶廠洋一元 小瓶五角 成都經售處安樂藥房華勝藥房華盛

廣告價目

玉獅帶

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

長篇小說

第六十一回 龍虎門子章破五鬼 雷電爭蕭雲斬蛮虺

壘寶花。只聽得玉容慘叫，猛聽一聲吶喊，鄧瑞珠等十色護衛雲縱玉回營，突見黎彥虎圍攻大營，急併力由後抄來。黎彥虎只道是徐肇等，返軍回救。急忙率軍後退，曾良玉滕金定之舊勇支持着左寨，壘賽花方牙轉憂爲喜，急指揮賊軍，迅速恢復碉堡，防黎彥虎三次來攻。話猶未完，驀地撲通通三聲砲響，只聽四面喊殺之聲，不絕於耳，旌旗密漫，槍戟如林，黎彥龍雪滕豹等，埋伏部隊，復又掩來，將坐大營，圍得水洩不通，李用玉盧成蛟，身先士卒，直向營裏衝來，壽山福海兩條禪杖，恰好似蛟龍一般，舞得呼呼價響，寒光到處，血肉橫飛，只打得曾良玉等，氣喘吁吁，後退不迭，黎彥虎復飛舞天釜，俟襲來擊壘寶花，滕金定大驚，急發子母錦背弩打去，無奈黎彥虎雙翅，有若金石，凡弩凡箭，休想動得分毫，李冰娘見機勢不妙，急保衛着壘寶花韓琴逃走，曾良玉鄧瑞珠等，怎是壽山何濟鼎等的對手，一個個披頭散髮，勒馬狂奔，一刹時，唐軍大寨，已被攻破，屍骨遍地，死者不計其數，壽山福海何濟鼎等，復將軍馬，分爲三路趕來，黎彥虎盤旋空中，揮軍追擊，看看已將到軒轅廟，壘賽花想着羅燕等尙病臥廟中，徐肇顏吉厚，便此時回軍救援，也來不及，眼見得一干大將，俱將慘死於壽山福海之手，便是自己丈夫張勳，也將一同罹難，想到極處，不覺五內崩裂，大叫一聲，墮下馬來，李冰娘大吃一驚，急搶步來救，欲待呼喚，何濟鼎等，已經掩擁，黎彥虎復將肉翅一側，墜了下來，李冰娘等，只得一面迎敵，一面負着壘寶花等逃走，看看已到軒轅廟前，曾良玉韓琴等，莫不連聲叫苦，但見唐軍漫山漫野，掩殺了來，壽山福海，更宛若兩隻瘋虎一般，那禪杖舞得車輪也似，直向着曾良玉等馬前捲來，那裏還支持得着，正在生死關頭，猛聽一聲大喝，賊徒休得逞能，俺來也，軒轅廟寺門開處，虎也般，搶了個大漢出來，手裏倒提着根月鋼錘，直撲壽山下三路飛來，原來此人並非別者，正是打虎手的林登，這軒轅廟中，自從羅燕昏迷後，所有大營中一干戰將，被五鬼招魂旛招倒的，如林登，張豹滿文龍顏子章劉慶蕭芳等，便都移在這軒轅廟裏來，與羅燕一同調治，壘賽花復另撥了撲地虎的張超，與同飛叉太保歐陽慶，晝夜巡邏，恐大安賊徒，前來暗算，當黎彥虎等，殺奔大營之時，吳壘巴將錦魂旛砍倒，林登等，便已魂魄歸竅，唯狀若大病，一時尙不易清醒，壘賽花敗走軒轅之際，衆人中，林登便先究復了知覺，猛聽見喊殺連天，便知不妙，急霍地立了起來，歐陽慶張超，正商議死力往援，猛見林登起來，不由驚喜交集，林登急叫他們，率領軍健，繞道往抄襲大安後隊，自己綽了銅扇，飛步出廟，來援敗卒，曾良玉等，猛見林登殺出，不由大喜過望，福海壽山，忍不住心中火噴，便撚了禪杖，來攢林登，林登奮起雄威，力敵兩般軍器，何濟鼎看着盧成蛟李用玉等，擁抄出林登之後，來捉曾良玉韓琴，曾良玉鄧瑞珠，只得保護着韓琴，殺退軒轅廟來，何濟鼎率領軍健，將軒轅廟包圍，非殲盡唐軍，誓不旋師，李冰娘救護壘賽花入內，見羅燕等，依舊尙沉迷不醒，只急得搓手搔耳，這時，軒轅廟已圍得水洩不通，曾良玉張超歐陽慶等，併力死守，無奈唐軍，銳氣正勝，莫不爭先恐後，以一當十，黎彥虎復又飛舞空中，俟懈攻擊，曾良玉等，上下難顧，只累得汗透重甲，這時林登也因大病初愈，力戚不支，壽山福海，越殺越勇，林登漸向後退，韓琴見着，驚惶萬狀，兩方軍士，正拾命厮殺，猛聽得半天裏，雷電交加，接着軒轅廟內，一聲大喝，宛如晴天霹靂，驚了個霹靂，

玉獅帶 一二三集 合併發售 預約。

本書初集早已出版，現在二三集已經付印，共計一百回，分訂兩厚冊，全宴麟封官止兩集齊，出定價二元，仍提五百部歡迎閱者，減半只收一元，書額無多，預定從速，定年內出書。

大明廿七俠

一七一

第四十七回 白秋塘畫策排敵黨 劉貴人請限捉俠士

所以不曾照行，如今先生說的計策，正合孤意，和碩及谷小王子等處，當先生走的那天，孤已差人往前下書，大約不久便有變動，寧王現在已自請就國，據報不久，即當出京，這設立聚英館一事，須得設法，又要名目好聽，又要不受人家疑慮攻擊，總能使朝廷不注意，白秋塘笑道，這一層，且待千歲和孟氏弟兄交接，知己的時候再辦，此時第一步，還是先籠絡賈山交人，寧慶王點頭道，此言有理，孤家明日便着人去，當夜白秋塘便住在王府，次日清晨，便到客棧內，會了孟氏弟兄，將王爺與自己定計，籠絡賈山交人，又說王爺意欲在對村了馬青峰公孫策之後，設立聚英館，孟氏弟兄聽能這番話，正中下懷，原來他們昆仲，在昨日夜間，即已計論過，想出一條招聚羣英計策來，借此好脫離此地，往別處去安閒受用，借他的財力，成自己事業，看官你道他們要成自己什麼事業，原來這孟氏中人，最喜稱強誇勝，要尤其建，他們如果設立聚英館，招集羣雄，豈不是他們四大金剛的威風，江湖上講的是面子，他們只一招羣英，這名譽更大，面子自然十二分的有了，將來隨便走到那裡，豈不都佔着一等的地位，這便是一種虛榮心所促成，並非甚麼成帝誠王，爲聖爲賢，立德立功的大事業，因此弟兄們聽了白秋塘說了這番的話，心中一樂，便隨同白秋塘到王府，來參見王爺，奸王正在利用他們之時，知道昨日說快了些，幾乎將這四位金剛跑了，今日自然格外留神，開口便說，咱們每日要見，來日正長，何苦要講這許多禮節儀注，咱們以後休得客氣，可將這禮節免去，這幾句話，正合着四人脾胃，寧慶王又命四人坐了，將昨夜定計之事，說了個大略，并說自今暫屈四位壯士，在本府住幾時，如嫌悶損，不妨到外面遊遊，反正等到龍賈山交人，總須有些時日，四人大喜，立即應允，當日便在王府住下，所有客棧裏房飯等賬，早由王府差官去結清了，由此以後，寧慶王對於孟氏弟兄，優禮有加，壞衆偶至，雖不像曹操待關公的那般上馬金下馬銀，但是那三日大宴，五日小宴，卻也完全無二，果然光棍好過，畢竟孟氏弟兄，乃是綠林豪客，心胸豪爽，被寧慶王這般的優禮，不多幾時，已是感激萬分，甘願爲他効死力，寧慶王爲深結其心起見，特命自己的兩個兒子和孟氏四人，拜爲異姓手足，格外親熱異常，候常淮安消息，

一壹博士

滑稽社會 長篇小說

第五回 多情女賽過林黛玉 兩博士爭吃花生糖

三四

卻說汪三新正開皮包，忽然滾出許多紙烟，王洪順見盤內紙烟，都不見了，便撲住汪三新狂呼捉賊，汪三新道，不要這宗子樣子，聽我說給你聽，這紙烟乃是毒物，尤其是大砲台的毒更大，我方才看見你棒上，竟有二三十支之多，我想這宗子東西，有了十二支三支，其毒已不可當，還經得二三十支，豈不要毒死人咧，我一時起了惻隱之心，不忍你們中毒，所以拿來藏起，那知你不識好歹，反說我偷你的東西，真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說着急蹲到地下，把烟一一拾起，仍納入皮包之中，吳仁格見狀，急忙上前，一把搶了兩支過手，說道，烏七八糟，讓我來毒死了罷，王洪順笑道，既是毒物，你怎麼一齊裝在皮包內，我也不忍害你，你還是放下罷，汪三新笑道，我一支烟，吸一天，我也要過多月，怎麼會中毒呢，吳仁格道，你怎麼這樣臉長，頭回張師長請我們報界吃飯，有位新聞記者，偷吸別人一筒香煙，大致也是怕人中毒，汪三新笑道，此人與吾志願相同，吾當訪之，引爲知己，說罷哈哈大笑，王洪順道，閑話少說，快把照片取出來，汪三新道，請你先登記罷，

未完